

# 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

翻译自同名纪录片《余命一ヶ月の花嫁》



作者一言：

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，请爱惜你身边所有的人  
在爱惜别人之前，请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生命

作者：嘎嘎

校对：hoho

资料来源：[嘎嘎在东京—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](http://www.hokaka.com)

## 目录

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	1
<a href="#">目录</a>	<a href="#">2</a>
<a href="#">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</a>	<a href="#">3</a>
<a href="#">简介</a>	<a href="#">3</a>
<a href="#">出场人物</a>	<a href="#">3</a>
<a href="#">第五章</a>	<a href="#">4</a>
<a href="#">悲叹</a>	<a href="#">4</a>
<a href="#">4月27日</a>	<a href="#">6</a>
<a href="#">离别</a>	<a href="#">7</a>
<a href="#">告别式</a>	<a href="#">9</a>
<a href="#">牵绊</a>	<a href="#">11</a>

## 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

### 简介

讲述一名身患绝症，与病魔斗争的女孩的故事。

### 出场人物

主人公-----长岛千惠，在文章中被称作『千惠』。身患绝症

太郎-----千惠的男朋友

贞士-----千惠的父亲

桃子-----千惠的朋友

## 第五章

### 悲叹

为了缓解癌症晚期患者的痛苦，经常会采用叫做[镇定]的治疗方法。当通过[镇定]方法，都不能达到缓解疼痛和减少呼吸困难的时候，将会采用降低意识的方法，来减少疼痛感，这也是缓解痛苦的最后手段。国立癌症中心使用一种叫做 MIDAZOLAM 的麻醉药，来进行[镇定]处理。

4月19日，医生为了缓和千惠呼吸困难，建议开始使用 MIDAZOLAM 麻醉药。这天，千惠忽然说[不能呼吸]，并进入了休克状态。呼吸的痛苦已经接近极限，但是在千惠记忆里，当时母亲在采用点滴之后，注射麻醉剂强迫降低意识能力的情景，使得千惠对麻醉药非常的恐惧。这也是到现在为止，为什么千惠一直努力的坚持不使用吗啡的原因。如果失去意识的话，连周围朋友们说的话都会听不到了，当闭上眼睛之后，是否还能够睁开？千惠一直拒绝医生的提议，但是最后在医生的说服下，千惠同意[只在睡觉的时候使用]。

这时，千惠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口气对太郎说：

“如果我睡着起不来了，一定要叫醒我哦。因为我想早上8点起床，如果我要是一直不醒的话，太郎用针扎我也要把我叫醒。答应我！”

每天，都在增加 MIDAZOLAM 的用量，即使在白天有意识的时候，千惠也陷入了深深的沉寂中。从20号开始，为了缓解疼痛，开始从后背在脊髓的周围用针，将镇痛剂[硬膜外麻醉]输送到身体里。25号开始，白天也开始使用 MIDAZOLAM 麻醉药。虽然控制着使用量，尽可能的不降低意识，但是在很多的时候，千惠还是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。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千惠发生了改变。

每天都会来看望千惠的桃子，被千惠说这样的一段话：

“桃子，最近我看到周围的人说话和行动之后，感觉情绪特别低落。”  
“为什么？”  
“因为看到大家的样子，我就知道我现在的病情有多严重了。”

几天后，当桃子在来到病房看千惠的时候，千惠摇摇头表示[不想见]的意思。之后的一天，桃子虽然一直来看望，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千惠。

因为感觉到被千惠拒绝，桃子非常的失落。但是，千惠身体一天一天的虚弱，比起心理状态来更加的痛苦。因为不能做什么，能使千惠恢复精神的事情，桃子感到非常的后悔。

千惠还这样问太郎

“为什么不用抗癌剂呢？已经治不好了吗？”

“当然能治好。现在是让缓和的期间。”  
“为什么减缓疼痛的医生在拼命的努力，可是管治愈癌症的医生却什么都不做？”  
“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只不过是过一阵再进行治疗。”

太郎拼命的解释给千惠听。在太郎的眼里，已经能够明显从千惠的身体状态看出，千惠的病情急速的恶化中。已经不能散步、不能起身、每天睡眠的时间在逐渐的增长。并且，比起任何状况，从千惠脸上消失的开爱的笑容，毫无隐瞒的明示了千惠的病情。被告知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时候，并不相信那就是事实，总认为努力的话可能能够找到治疗的方法，但是现在太郎已经开始又认为，光有向前的想法也许不行。

深夜，千惠在药效的作用下，进入深深的睡眠。在这个时候，太郎和加代子走出病房，坐在医院门口边上的长椅上，反复重复那没有答案的争论。

“我是真的想为千惠做点什么，千惠还活着呢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？[丸山ワクチン](#)（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抗癌研究所）……。抗癌剂就真的不管用了吗？”太郎说  
“不过从现在千惠的状况看，也许用什么都没用了。我已经不想让千惠受更多的痛苦了。”加代子说。

话题最后，转到是否告诉千惠生命最后的期限上。  
太郎

“什么都不说就这样让她走了吗？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怜了。也许，她还有其他的话想说。”

听到这里，加代子辩论到：

“不过，真的能对千惠说 - 已经救不了你了？在决定是否告知千惠最后的期限的时候，是她自己说不想听的，是千惠决定的。所以，我认为不告诉千惠是对的，就这样让她走吧！”

每晚，太郎和加代子都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辩论。对一直犹豫是否应该将剩下的时间告诉千惠的太郎，加代子这样解释：

“也许，千惠有放在心里的话，也许，以后会想她是否还有什么没说。但是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直背负就行了。”

## 4月27日

被宣告[还剩下1个月]之后，已经过了4个星期。记者再次来到病房看到的是，在麻醉药的影响下，处于半睡眠状态的千惠横躺在床上，而在一旁的贞士，一直握着千惠的手坐在旁边。

……。千惠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。

贞士完全没有听明白。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……。千惠又再次说了什么。

“冷？”贞士问。其实，千惠是想让别人按下往后背输送镇痛剂的按钮。贞士一脸困惑歪了歪头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还不按？”在反复问了几次后，贞士终于听到千惠说的话了。

为了病人的安全，输送镇痛剂的机器，每隔30分钟才会输送一次。但是，现在千惠的疼痛已经来的很快了，虽然父亲试着按了按钮，但是30分钟间隔设置的机器，好像对千惠的疼痛毫不关心一样，没有任何反映。

结果，最后判断输送到硬膜外腔的普通麻醉药，已经不能十分的起作用了，从这天开始，麻醉药和吗啡一起开始进行输液。在开始使用吗啡之后，千惠的状况有所改善。已经能够稍微抬起上身，并且，脸上已经有了一些微笑。

被千惠拒绝见面的桃子，在那之后还会每天都来病房探访。每天都抱着今天是不是能见到千惠的愿望来到病房，但是每次贞士和加代子都会说：“今天她好像还不想见。”就这样，已经有一个星期见不到千惠了。

桃子将自己的思念写在信上转达给千惠。

见不到千惠的日子真的很寂寞，即使每天都很难，但是还想着我们，真的很感谢你。虽然，不能为千惠做点什么，但是每天都想见千惠，每天都想。

拿着这封信来到病房，交给了加代子。拿着信进入病房的加代子马上又出来，开心的说：“千惠想见你。”

看到好久没来的桃子，千惠哭了出来。满脸通红的哭着，这时说着“对不起”的桃子，也一起哭了起来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还来看你好吗？”桃子问道。

“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可能不能说话，能来看我真的很高兴。以后还能来看我吗？”千惠说。

“当然”，桃子一边忍耐满溢的泪水，一边回答。

## 离别

进入五一黄金周之后，在千惠的病房，每天都热闹非凡。不仅天天来看望的朋友，一些远房亲戚们，还有不怎么有机会能见到的朋友们，都来看望千惠。4月份下旬开始，每天都深深地陷入沉默的千惠，不知道是想重新振作，还是已经接受了现实。总之，现在看起来，像是完全恢复了精神，开始快乐的过着每一天。而且，比起自己的身体，更加关心起周围朋友们的身体状况。对头疼的太郎“吃药了吗？不许不好好吃药。”对感冒的玲子“感觉怎么样？要好好休息哦。”

5月1日，很多朋友都集合在病房里。虽然千惠躺在病床上，但是，还是愉快的沉浸在朋友们快乐的闲谈中。

“熊猫的奶油甜点吃了没？”坐在病床边的桃子问  
“把熊猫吃了”千惠回答  
“太好了，真高兴！”桃子笑着说  
“在自相残杀哦！”麻衣开玩笑  
“哈哈”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 
“怎么感觉最近越来越像了”麻衣继续嘲弄  
“被当傻瓜了”千惠也开起玩笑来  
“哈哈”大家又是一阵大笑

从病房里一直传出大家开心的笑声，能和朋友们开心的聊天，对于千惠来说，比起任何事情都更幸福。

在黄金周的几天里，千惠的身体状况稳定了下来。虽然躺在床上的时间还是很长，但是偶尔还是能够起身，自己去厕所。并且，假如要是有人来病房，即使躺在在床上，千惠也会和对方聊很久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问过医生，“为什么当时千惠的身体状况，出现好转的样子？”医生说：“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清楚。”贞士说：“一定是因为大家都来看的原因”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总之千惠的身体状况恢复了，来病房里看望的所有人，都感受到身边充满了幸福。

5月5日，在病房里，以前高中时的朋友也来了。是在网球部曾经共同流汗，在长假里一起去很多地方旅游，在千惠母亲去世后的三年里，陪伴千惠共同度过快乐、痛苦的时光的朋友。见到朋友之后，千惠立刻起身说到“咱们去楼上的餐厅吃饭吧！”坐在轮椅上，手拿着点滴瓶一直走到了19层的餐厅。不管是谁看到千惠那时的样子，都完全不能相信，直到那天还一直处于不能站立状态的千惠，坐在轮椅上，竟然和朋友在餐厅聊了1个小时，而且吃了两三口蛋包饭。

虽然，可能有人会说[那是在勉强]，但是，对于千惠来说，即使很勉强也会乐此不疲。比起不勉强而什么都不做，朋友是最重要的。什么都不做的意思，其实就是代表认输给病魔。不能每天都背负着[癌患者]的包袱生活，长岛千惠就是长岛千惠，不是[癌患者·长岛千惠]，千惠一直过着自己的生活。

回到病房的千惠，马上就躺在了床上。

“蛋包饭好吃吗？”太郎问。  
“好吃”千惠  
“真想能尽快吃到千惠亲手做的蛋包饭”太郎说  
“好啊。回来做给你”千惠

这段对话，是千惠和太郎最后的对话。

太郎一直盯着躺在床上已经睡着的千惠的脸，好像真的很累，要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好了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

那天晚上，千惠甜甜的睡了过去，躺在千惠身边的那些玩具娃娃们，也好像因为太累而香甜的睡着了，太郎也少见的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相信会和以往一样，夜就这过去，相信和以往一样的白天，也会再来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太郎起来。发现千惠还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虽然已经是白天，可是千惠没有丝毫想要起床的准备。静静的上下浮动的胸口，发出“丝丝”声音，代表千惠没什么事。太郎问千惠吃不吃最爱的冰激凌，可是千惠没有一点的反映。果汁冰激凌怎么样？千惠的嘴唇一动不动。一直负责照顾千惠的护士来到病房，观察片刻后说“好像失去意识了。”

黄金周的最后一天，好多亲朋好友来到病房看望千惠。最后由于人多，大家已经不能全都一起在病房了。总在病房照顾千惠的贞士和加代子走到病房外边，太郎一直站在病房的窗口边，默默的看着千惠上下起伏的胸口，千惠的脸庞和以前两人恩爱的躺在家里睡觉时一样，安静稳健。虽然，医生说已经失去意识了，但是还认为千惠会睁开眼睛和自己说话“太郎，那个。”

到了晚上，微微细雨洒落在地上。在停车场的车上，吸完烟的贞士，回到病房。千惠在很多人的守候下，静静的睡着。贞士和以往一样，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，握住千惠的手。安静的睡眼，温柔的表情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千惠安静的停止了呼吸。

“千惠……”

父亲想都没有想，就叫出女儿的名字。不是真的吧、千惠……、在骗人吧……。到现在为止，不是一直在好好的呼吸吗？不是一直安心的被父亲握住手吗？这也太突然了，为什么这突然……、为什么……。我现在成一个人了、千惠……。

从被握着的手那里，传来了千惠的温度，24年前第一次抱着刚刚出生的千惠身上的温度。

“千惠停止呼吸了。”

加代子在被告知的时候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勒了一下似的，跑进病房，千惠像是继续睡觉的样子躺在床上。已经稍微恢复一点血色的表情，仿佛和昨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只有

一个地方发生了变，就是“丝丝”的呼吸声音没有了。“千惠！千惠！”反复的叫着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反映。“千惠！不要……、千惠！千惠！”反复的叫着千惠的名字。应该在很久以前就有的心里准备，千惠迎来了她最后期限。但是，还是太早了，千惠……。千惠……。

“给我动！动一下！动啊！”

在太郎的心中，默默的念道。但是，胸口就像一个完成自己使命的机器一样，已经一动不动。

“为什么不动了。为什么停了。给我动啊！”

强烈的愿望涌上来，可是千惠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。看着还被父亲紧紧的握着手的千惠，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事实。还有好多话想说，从最开始约会到现在，一直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。不是刚刚还说“要吃蛋包饭”，不是刚刚才说“要带着狗一起去河边”，不是答应好等病好了在举行一次结婚典礼。为什么就那样随便的死了。

不过，在看到千惠安静的脸庞后，在脑海里浮现出努力好强的千惠的身影，责怪千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千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真的努力过了，已经不需要再努力了。好好的，安静的睡吧！太郎开始安慰千惠，千惠、你已经很努力了……。

窗外，绵绵细雨继续的下着。

2007年5月6日·下午4点42分

长岛千惠结束了她24年6个月的生命。

被宣告[生命最后一个月]，经过了37天的时间。

## 告别式

千惠的葬礼，在离她儿时经常玩耍的沙滩不远处的葬仪场举行。像是祈晴娃娃一样的千惠，带来了一览无云的蓝天。想想那天结婚典礼的天气，也是和今天一模一样。

预定烧香时间，因为很多人的到来，不得不延长。到最后的最后，千惠还被很多的朋友包围在一起。一直来病房看望千惠的朋友们，烧完香后合实双手，为千惠祈福。挂在祭奠的正中央的遗影里，千惠穿着婚纱微笑着。仅仅在一个月前，还在教堂里面幸福的微笑，还和父亲一起走在结婚之路上，还从男朋友的手中接过了结婚戒指。所有爱千惠的人们，共同努力给千惠带来的婚礼，一定会成为千惠一生的回忆。在祭坛的中央，千惠一直微笑着看着大家。

在告别式的入场口，被很多照片装饰着。穿着白色晚礼服的太郎和婚纱身影的千惠，幸福的微笑着。还有和参加婚礼的18个人共同的合影，还有照片里挽着表情有些紧张的贞士的千惠。在竖立的照片旁边，不停的播放那天两个人的结婚场景。在小小的画面里，千惠接过太郎手里的戒指，眼角流下泪水，大家在微笑下一同合影留念，一直在说着“太棒了！太感动了！太感激了！”有人说“电视里面的两人是真实的，而眼前的葬礼只能被想想成为非现实的。”

出棺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，大家都来到千惠的棺材前，放上白色或者粉色的花。瞬间，千惠的棺材前就溢满了漂亮的鲜花。那天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仿佛看到千惠在花丛中，最漂亮的微笑。

千惠的棺材被放进灵柩车内，到了家属致辞的时间。但是，贞士因为已经说不出话来，由其他的亲戚代表进行了致辞：“千惠结束了她简短的24年的生命，真的、真的、真的是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”

两手抱着灵位的贞士，静静地听着致辞。站在旁边抱着千惠遗像的太郎，一直盯着混凝土地面。

灵柩车来到了一片由绿色树木包围的火葬场，蒲公英摇摆着它那小小的花瓣，不知道从那飞来的小鸟，在鸣叫着。那是一个安静、平和、温暖的春天。

千惠的棺材由亲戚和太郎一起搬到火葬的台子上，在点火的一瞬间，太郎突然不顾周围的人，而嚎泣起来。定在胸口的悲愤和眼泪，已经在也无法控制。

想起来当初认识千惠时，那温柔的笑脸。

想起来当初，把什么都说出来时候的回忆。

想起来头发脱落、失去乳房时，一直在说“努力！努力！”的脸庞。

想起来两个人共同学习到很晚的回忆。

想起来一直说“对不起”的那晚。

想起来在结婚典礼之前，看到的笑容。

想起来在结婚典礼上，给她戒指时突然涌出的泪水。

还有被告知生命还有一个月的那天，表情寂寞的千惠坐在床上的回忆。

越是想，到底是哪里藏了这么多的眼泪，泪水是越流越多。稍微平静下来的太郎，和记者说到“这次算是彻底放弃了。”太郎一直不能相信，即使千惠停止了呼吸、即使已经躺在了棺材中、即使和尚一直在诵经，太郎也一直不能相信千惠已经死了的事实。在太郎的脸上，满是凌乱的泪水。

已经绿色渐浓的树，被来自三浦海岸的暖风吹拂着，飘过那蓝色的天空，千惠被吹送到天堂的那边。

千惠在病房里，和太郎有过这样一段对话：

“坐在轮椅上……出去玩……。外边的空气能够让人变得有精神。即使是在这样的大都市里面，室外的空气也是非常新鲜的，风好舒服。你知道吗？”

每天，暖风吹过时，太郎总是能够感觉到千惠的存在。

生前，记者曾经这样问过千惠。

“现在已经实现婚纱的梦想了，那么下个梦想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什么呢？”被这样问道的千惠，在稍想片刻之后这样说道：

“想回家……。好好的回到家，让大家都能放心。并且，保持好身体，不再让大家担心……”

抱着父亲手腕的千惠，只想回到那片装有很多回忆的家里。放千惠骨灰的盒子，使用粉色的布包裹着的，放在宽阔的大堂中的佛坛前。像是准备迎接千惠回家一样，白色的窗帘迎合着海风摇摆着。

在祭坛前记者问

“Q.现在，千惠在想着什么呢？”

一边流泪的贞士，这样回答：

“在刚刚得癌症的时候，会说【变成现在这样，真对不起】、【爸爸，对不起】，真的是很在意那几句话……。虽然说【别那样说，肯定能治好】……。但是，真的没有想到能够成现在这样……。现在想什么呢……”

对太郎也问了同样的问题。

“只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……。我想她肯定在说着【谢谢】。”

稍微的忍耐了一下要涌出的泪水后，太郎继续说：

“但是，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的角度出发……，真的还想在多说些话……。哪怕是一天也好……” 太郎眼里的泪水，终于涌了出来。

俯下身流泪的两人，在遗影中发现了微笑的千惠。

## 牵绊

季节从春季到了夏季。6月21日，在千惠家附近的寺庙里，举办四十九日的祭祀。在僧侣的诵经下，亲朋好友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烧香。诵完经后，僧侣们说 经过今天后，千惠将会成佛。还说，对于已经成佛的千惠，如果回想起以前的事情，用泪水的话，是非常失礼的行为，不能永远的悲观下去。也许，那是僧侣们希望 大家能够去除悲伤的心境吧。但是，在现场的所有人，都没有坦率的接受僧侣的话。闭上眼睛马上就能看到千惠的笑容，回忆里满是千惠像熊猫一样温柔的笑容。如果回想千惠是对佛祖的不尊敬，不论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无所谓，在场所有的人都这样想。

烧香结束了，千惠的遗骨被放在妈妈长眠的墓里。在那时，太郎将那颗结婚戒指放在了骨灰盒的正中央。祭祀结束后，亲朋好友们都开始走向停车场，太郎一个人面向坟墓，合十双手。

四十九日的第二天。在病房里面共同支撑千惠的朋友集合在一起，进行了BBQ（野外烤肉）。[千惠一定会高兴的]贞士和太郎共同计划了这次的烤肉。在烤着千惠最喜欢的肉，和所有朋友们热闹的度过这一天。回想千惠的话题，像是鲜花盛开以前，大家们共同开心得笑了很多次。不可思议的回忆，竟然全都是千惠的笑颜。

贞士这样说到：

“好像感觉千惠还在身边。还感觉会说这【我回来了】，一边踏进家门。有时会做梦，梦里千惠一直会笑眯眯的和我说话。我想，千惠现在已经在天堂里和她妈妈相会了。也许，妈妈会想【太早了吧】。”

每天都去病房，推轮椅的玲子说：

“我想千惠一定很幸福。有永远陪在身边的太郎，还有一直非常担心千惠身体的父亲贞士和加代子。如果要是问她本人，她肯定会说【好幸福】。”

给千惠做新娘指甲的江川说：

“千惠得到了很多东西，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财富。千惠有着非常可爱的脸庞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原谅的笑脸。能够遇见，即使同样的时间里，哪怕只是稍微有一点，也会共同分享的千惠，真的是太好了。”

拼命的寻找结婚典礼场所的桃子说：

“见到千惠，能和她说话，从心里感觉到幸福。到最后，病房真的是很温暖，真的要感谢千惠。如果真的有神灵的存在，我想这一个月一定是神灵给予的。感觉像是从神那里，得到了还能和朋友继续在一起的这么一段时光。我真的是那么想的。”

每天都会从栃木过来的叔母加代子说：

“如果千惠的妈妈还在世的话，千惠就能更加任性一点，就能哭着说[好辛苦]。但是，不论千惠什么时候，怎么的哭，总会说【没事了。不哭了，会努力的。】这样的话。真的希望千惠能够在多活一些日子，但是，千惠已经足够的努力了。真的像对她说：”对不起，不能在帮你了。”然后还要对她说：”千惠真的是好努力啊”

最后，太郎说：

“从认识千惠到现在，和千惠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。因为一直都能在身边，每天都积极向前的度过着。真想对千惠说：到现在为止，千惠一直努力坚持的走了过来。现在，不用努力也没什么了，好好的休息吧。另外，我还从千惠那里，得到了感激不尽的无数的东西，用一生去感谢她。”

千惠去世之后，太郎时不时的就会去千惠的家里看看。很晚结束工作，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，去往贞士一个人在的家。再打开房门的时候，不是已经总说的【打扰了】，而变成了【我回来了】。贞士笑脸相迎，太郎到千惠的房间里换好衣服。虽然是很晚的“回家”，但是，贞士还是期待着太郎的到来。给太郎剥好了桃子，在房间内，两个男人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吃。千惠在遗像中，静静的守候着两人的身影。

千惠生前，这样对太郎说过：

“如果我不在了，爸爸一定特别的辛苦，如果太郎能够代替我的话，就太高兴了。”

但是，太郎并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话之后，才来拜访贞士。是因为只要在那里，就能感受千惠的存在，就能回想起千惠的笑容。回想起每天都快乐的日子，回想起共同努力的每一天。只要是这些事，就能够治愈心灵。

千惠房间里，慢慢消失千惠的气息，千惠柔软的肌肤，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遥远。每逢有这样的感觉时，太郎都会被一阵寂寞侵袭。太郎一动不动的闭上眼，马上，像是熊猫一样面带温柔微笑的千惠，就出现了出来。

千惠在所有爱她的人们心里，继续的活着。并且，在想起她的时候，不论是谁，都会考虑什么是生命、什么是爱情、什么是感谢、什么是活着。

活着的人们，又开始了不同的人生旅程，过着各种各样奔波忙碌的每一天。抱着各种各样的烦恼，继续的活着。但是，一定不会忘记：**明天能够到来，就是奇迹**（明日が来ることは**奇跡**）——千惠留下的话语。